

41 討唐之役

蔣馮豫西之戰結束後，在「改組派」策動下，北方各實力派再度掀起倒蔣浪潮。在豫西之戰中力挫馮軍的唐生智，自北伐以來始終是汪精衛的忠實追隨者，因此一貫反蔣。同時，唐對馮玉祥素無好感（據說是受老師蔣百里的影響），故而也堅決反馮。馮被閻錫山軟禁在山西後，唐曾派人聯絡宋哲元等反蔣，條件是要求西北軍將領拋棄馮，擁唐為領袖，遭到宋等嚴詞拒絕，於是便有了豫西之戰。戰後，反馮告捷的唐便開始全力策劃倒蔣。

韓復榘自從脫離西北軍後，便決心不再做任何人的僕從。雖然為生存計，不得不在名義上加入蔣介石集團，但對蔣並不唯命是從，拒絕與馮軍作戰便是明證，為此蔣十分惱怒。據傳，早在豫西之戰前，唐生智在鄭州期間，蔣曾密電唐在開會時扣留韓，所遺河南省主席一職由唐接任，

唐則不失時機地將密電轉韓拜讀。不久，日本報紙就以「韓、石、方、唐四方會議，聯合反蔣」為題，公諸於眾。

韓復榘對蔣介石之所為並不感到意外，但也不會因此而跟著唐生智跑。政局雲譎波詭，敵友之間蒼黃反覆，韓堅守一個原則：反蔣可以，但絕不輕言用兵。

豫西之戰前夕，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第六路總指揮方振武因反蔣事洩，被蔣拘押於南京，稱病辭去本兼各職。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國民政府任命石友三為安徽省政府主席。

豫西之戰後，馮軍雖退回陝西，但李宗仁、張發奎聯軍卻打敗了陳濟棠粵軍，乘勝向廣州推進。唐的倒蔣活動得到閻錫山的幕後支持，條件是唐擁閻反蔣，閻接濟唐軍餉和彈藥。於是唐便派代表與宋哲元、韓復榘、石友三、楊虎城、徐源泉、何鍵等約定，擁閻為領袖，共同倒蔣。

韓復榘派孫桐萱赴徐州與石友三、馬鴻逵共商對策。韓認為閻錫山首尾兩端、態度曖昧，唐生智剛愎自用、好大喜功；主張先對唐虛與委蛇，靜觀待變，再相機行事。石、馬皆無異議。

不料會後馬鴻逵背著韓復榘、石友三，前往南京晉謁蔣介石。是日上午，蔣正主持「總理紀念周會」，會後在小客廳單獨接見馬。馬密告蔣：唐生智不可靠，但隻字未提韓、石（否則日後



「護黨救國軍」第四路軍總司令唐生智

石隔江炮擊南京，蔣也不會毫無準備）。蔣以目視大客廳（唐時在大客廳休息），小聲說：「唐孟瀟（生智）可靠，唐孟瀟可靠！」馬不甘心，又將此事向蔣的參謀長楊傑報告，楊斥之為「胡說」，馬再未敢多言。（註一）未幾，唐果然發難，馬始獲蔣之特殊信任。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唐生智、宋哲元、徐源泉等七十五人聯名通電，擁汪（精衛）反蔣，電文中將閻錫山名字排在汪精衛之後，引起閻的反感。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未列名。

二日晚，正準備南下援粵的石友三部第二十四師突然在浦口隔江炮轟南京。石發表通電，列數蔣介石之罪行，反對蔣對桂、豫用兵。三日，石軍退回蚌埠；石在滁州通電就「護黨救國軍」第五路軍總司令，宣稱：「謹率十萬健卒直取南京，還我國都。」

先是，李宗仁、張發奎進攻廣州，蔣系將領朱紹良不支，向蔣求援。蔣命駐安徽的石友三軍分兵一部，南下援粵。石疑蔣有分散其兵力之企圖，故電蔣，請准其全軍盡數南下以試之。不料，蔣欣然准其請，並許以廣東省政府主席職。石方舉棋不定之際，廣東方面派鄧芝園遊說之，謂：蔣調石軍南下的叵測居心是，趁石軍渡江時聚而殲之。石深信其言，乃決心聯唐反蔣。石事前並未與韓復榘磋商。

石友三炮轟南京，致使全城上下一片混亂，政府軍政要員及家眷紛紛逃往距城數十裡的湯山。石原擬乘蔣介石來浦口訓話時扣押之，未遂，復疑南京已有準備，未敢揮師過江，實則南京

（註一）馬鴻逵：《馬少雲回憶錄》，第一百四十七頁。

甚為空虛。

蔣介石對石友三的驚人之舉十分震怒，命第二十二路馮軼斐部教導師與顧祝同部輪渡至浦口，追擊石部；命第十五路軍馬鴻逵部在徐州堵截石部，務必活捉石友三！同時，蔣也不忘剿撫並舉，又敦請張之江、李鳴鐘出山勸導石友三。

石友三炮轟南京使唐生智備受鼓舞，十二月三日，再次與劉文輝、徐源泉、何鍵等五十三人聯名通電，表示擁汪（精衛）、聯張（發奎），與石電相呼應，並將所部改稱「護黨救國軍」第四路軍，集結於豫南許昌、駐馬店間，準備乘虛奪取武漢。

唐軍戰鬥序列：

「護黨救國軍」第四路軍總司令 唐生智 參謀長 晏勳甫

第四軍 龔浩

第一師 周揚亞 第二師 魏鎮藩 第三師 蔣春湖

第八軍 劉興

第一師 顏仁毅 第二師 凌志堯 第三師 周維寅

第七軍 門炳岳

第一師 劉崇武 第二師 杜愷軒 第三師 陳雷

第二軍 馮華堂（原方振武部阮玄武軍）

獨九旅 戴民權

石友三在局勢未曾明朗，閻錫山尚未公開表態之前，無視與韓復榘、馬鴻逵約定的「靜觀待變」方略，猝然宣布反蔣，並炮擊南京，使韓處於兩難的境地：要麼與石共同孤注一擲；要麼置石於不顧，做壁上觀。但由於韓、石之間唇亡齒寒的特殊關係，特別是在韓發動「甘棠東進」時，石曾予全力支持，韓不能不有所表示。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韓復榘發表「徵電」，雖未明確回應唐、石，卻對他們表示「同情」，電稱：「頃讀唐、石兩總指揮通電，愛黨、愛國、愛民之心溢於楮墨，凡屬袍澤，宜表同情。復榘唯有督率所屬，本斯主張，一致進行，以期達到和平目的而已。」(註二)同日，宋哲元、孫良誠等通電聲援石友三。

韓復榘的「徵電」一發表，韓立刻被蔣方認定是唐、石的同黨。八日，劉峙、顧祝同、夏斗寅及駐鄂各軍將領十七人聯名通電聲討馮、唐、韓、石。

韓復榘既然冒犯了蔣介石，索性就公開向馮玉祥示好。六日，韓復榘、石友三致電西安石敬亭，解釋「誤會」。八日，石敬亭複電韓復榘、石友三，謂韓、石脫離團體是「苦肉計」。(註三)

十日，宋哲元、孫良誠等通電宣布即日東下，揚言倘有阻止前進者，定以敵人對待。

(註二)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

(註三)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

唐生智發動後，立即任命徐源泉、王均、何鍵、劉興為第一、二、三、四方面軍總指揮，門炳岳、楊虎城、夏斗寅、阮玄武、魏益三、萬選才、孫殿英、任應歧等二十一人為軍長，復以湖北地盤餌徐源泉。

唐以盟主身分對各路將領大肆封官許願，絕口不提擁戴閻錫山為領袖，唐部在鄭州貼的標語，也只說「尊重閻先生」。閻以唐背約而憤然，拒不助唐。各雜軍將領也不服唐為盟主，在蔣介石一一逼問之下，紛紛否認曾與唐結盟。

六日，李鳴鐘自南京乘軍用機直飛徐州，給馬鴻逵送去蔣介石的親筆函。時值嚴冬，李未著禦寒之飛行服，下機時凍得失去知覺，被抬到馬的司令部後始能說出話來。蔣在信中稱讚馬為「歲寒冬梅」，盼其通過與韓、石的特殊關係，發揮作用。七日，李飛回南京，攜馬致蔣函一件，略謂：「鴻逵父子受恩深重，誓死堅守徐防，擁護中央。」

馬鴻逵雖受命在徐州截擊石友三，但自度根本沒有那個實力，而且道義上也說不過去，遂決定約請韓復榘、石友三來徐州共商大計。

徐州地處津浦、隴海兩線交匯點，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韓、石、馬即將舉行徐州會晤的消息不脛而走，為各方所嚴密關注。山西閻錫山、豫南唐生智、廣西李宗仁、東北張學良、四川劉湘、海軍陳紹寬、以及猶在山西被幽禁的馮玉祥都派出代表，雲集徐州，以期各自施加影響，並監視會談動向。

八日，石友三率其精銳的手槍旅由蚌埠乘火車到達徐州。石對馬鴻逵不放心，不肯離開車站，要求在車廂內舉行會談。

當晚，韓復榘輕車簡從，由開封抵達徐州，馬鴻逵及南北各方代表均到火車站歡迎。韓下車對各方代表說：「請各位代表回去休息，有話明日再談。今夜我與少雲、漢章先行會商。」此刻，石、馬兩部在車站重兵相持，情勢極為緊張。

石友三在車廂內聽說韓復榘已到達，始下車，在馬鴻逵陪同下登上韓的車廂。

韓復榘與石友三見過後，命隨從將車廂門緊閉，車廂內僅留韓、石、馬三人。韓突然對石聲色俱厲地說：「漢章，你錯了，你錯了！」馬聞言如釋重負。石見失去韓的支持，深知問題的嚴重性，乃放聲大哭，說：「我荒唐，我糊塗，誤聽別人挑撥離間，現在闖下滔天大禍，連累兩位大哥。我願將部隊交予你二位，我離開部隊。」韓默不作聲，只猛吸紙菸。石的魯莽與輕率使韓極為被動，軍事尚未展開，反蔣陣營業已分裂，前景堪憂；石在浦口惹的亂子如何收場，更是一個棘手問題。馬為打破僵局，首先提議：「漢章不要難過自責，向方大哥也不要著急，事大事小，總有一了。現在中央決定先討唐生智，我們三人聯合起來，漢章由蚌埠西上，截斷平漢路；我由歸德、博川向西包抄唐生智歸路，俟唐討滅後，將功折罪，漢章之孟浪，定能蒙中央寬恕。」石對馬的親蔣立場極為不滿，斷然說：「我不幹！」韓最後提出一個折衷方案：「你如不幹，則安

定在蚌埠一帶，不要亂動。蔣公對你很器重，你當痛自悔過。」三人就此達成共識。（註四）

次晨，各方代表得知會晤結果後，皆大失所望，悻悻而去。

此次閻錫山的代表剛來徐州時，曾私下給韓、石、馬每人一張由閻錫山以「華北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名義頒發的總司令委任狀，臨走時又要索回，以免留下證據。馬堅持不還，要留做「紀念」。

閻錫山見唐生智完全陷於孤立，成為孤家寡人，遂落井下石，變聯唐為討唐，於二十日，與張學良、陳調元、劉鎮華、劉茂恩、萬選才、王金鈺、魏益三、劉春榮及馬鴻逵等十人通電，聲明擁護中央，消滅改組派，反對唐生智。次日，閻續發通電，稱韓復榘、王均、孫殿英、楊勝治等四人要求追加列名昨日之聯合通電。

做為回報，蔣介石電令北方各路討唐將領何成浚、韓復榘、石友三、劉鎮華、楊傑、王均、徐源泉等，統歸閻錫山指揮。閻搖身一變，成為中國北方討唐的旗手。

其實，集團與集團之間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些表面上的非理性行為，基本上都是有益在裡面，因此他們之間的勝負，只存在計算上的正誤問題。

韓復榘致電蔣介石，願接受閻錫山指揮。

石友三於二十一日單獨發表通電，表示反對改組派，贊同主和，並派代表余信持函前往南京

（註四） 馬鴻逵：《馬少雲回憶錄》，第一百五十一頁。

向蔣介石請罪。二十四日，馬鴻逵之父馬福祥奉蔣命抵蚌埠，勸石服從中央，並稱蔣應許不究以往。馬回到南京後，對記者稱：石友三現已覺悟為改組派利用，囑向中央解釋。石部原駐京代表關樹人同行赴京謁蔣，請示石部調駐地區，並表示一切當以中央命令是從。

閻錫山二十日通電使馮軍陷入絕境。馮軍為配合唐、石反蔣，已於十日全面出動，閻通電發表之時，馮軍前鋒吉鴻昌部已進至洛陽，鑑於反蔣陣營已分崩離析，為保存實力，進入豫西的馮軍於二十八日開始向潼關撤退。馮軍將領再次受到閻的愚弄。

閻錫山通電討唐後，親率晉綏軍七個軍向河南開動。閻如此大動干戈，顯然是要借討唐之名，行逐鹿中原之實。

晉軍前鋒第三十三師孫楚部沿平漢路南下，直指鄭州。韓復榘之第三路軍奉命沿隴海路西進，目標也是鄭州。唐生智的主要敵人是蔣介石，不願與閻錫山、韓復榘交鋒，自動放棄鄭州，向南引退至許昌，如此唐軍主力全部集結於豫南平漢路上駐馬店至許昌一線。二十四日，晉軍進駐鄭州。

蔣介石的「討逆軍」分南、北兩路。南路軍是以劉峙為首的嫡系第二路軍；北路軍是以閻錫山、韓復榘為首的駐豫各路雜軍。

「討逆軍」南路軍戰鬥序列：

武漢行營 主任 何應欽 前敵總指揮 劉峙

第一軍 軍長 顧祝同

第一師 師長 劉峙（兼）

第二師 師長 顧祝同

第二軍 軍長 蔣鼎文

第九師 師長 蔣鼎文（兼）

第十一師 師長 陳誠

第十三軍 軍長 夏斗寅

第六師 師長 趙觀濤

第十三師 師長 夏斗寅（兼）

第十四師 師長 楊虎城

十二月下旬，唐生智率所部第八軍欲南下攻取武漢，適值天降大雪，平地雪深三尺，人馬難以行動。唐軍徘徊豫南，進取乏術。二十六日，蔣軍第二路軍劉峙部在確山於冰雪中猛攻唐軍，雙方激戰五晝夜，不分勝負。

一九三〇年元旦，閻錫山在太原就任國民政



第十五陸軍總指揮馬鴻逵在徐州（一九二九年）。

府委任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同時宣布「戡亂」。

一月二日，蔣軍南路軍在駐馬店終於大敗唐軍，唐軍向北潰退。

閻錫山於三日到達鄭州，次日，主持北方各路討唐將領軍事會議。會上，閻就任「討逆軍」北路軍總司令，同時任命韓復榘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

「討逆軍」北路軍戰鬥序列：

「討逆軍」北路軍 總司令 閻錫山 前敵總指揮 韓復榘

中央軍 司令 王金鈺（第九軍軍長兼第四十七師師長）

副司令 劉春榮（第十四師師長）

右翼軍 司令 王均（第三軍軍長兼第七師師長）

副司令 楊勝治（第十師師長）

左翼軍 司令 張德順（韓復榘第三路軍騎兵師師長）

從北路軍組成上看，閻錫山沒有投入一兵一卒，韓復榘也只將一個收編來的騎兵師拿來充數，足見閻、韓對「討唐」毫無興趣，只是應付差事。

五日，韓復榘在鄭州正式就任北路軍前敵總指揮，並致電唐生智，大意是：奉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命令，消滅叛逆，以安大局，師行在即，義無反顧，請先生三思，如解甲出洋，當可免遭屠

戮云云。自即日起，韓復榘督率北路軍各部，沿平漢路南下，緩緩迫近許昌。晉軍則在鄭州按兵不動。

唐軍殘部在南北夾攻之下，進退失據，只得認輸。唐生智分電劉峙與韓復榘，表示願將部隊交予所部第八軍軍長劉興，本人即日出洋，但需保證安全，並酬川資云云。劉、韓分別將唐電轉呈蔣介石和閻錫山。閻電蔣，請予之川資五萬元。八日，劉興電蔣，表示一切服從中央安排。九日，閻電蔣，謂唐生智引退，當停止攻擊。十三日，劉興、龔浩部在鄆城、漯河被蔣、閻兩軍繳械改編。唐生智通電下野，離軍經開封，轉天津赴香港。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十四日，也就是唐生智通電下野的次日，韓復榘突然向國民政府請辭本兼各職！

原來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石友三在蚌埠自組安徽省政府，自任省主席。蔣介石因討唐之役正在緊張進行，只得暫時隱忍。待唐生智大勢已去，蔣即迫不及待地拋開對石「不究以往」的承諾，對其實行武力驅逐。蔣調第三師陳繼承部及第二師顧祝同部於津浦路南段，向蚌埠推進；陳調元部亦奉命自魯南下，以收南北夾攻之效。

石友三向韓復榘告急。韓為之向南京方面多方斡旋，仍不得要領，蔣軍進逼愈甚，韓遂以辭職相要脅。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八日，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會於開封，討論石部移防事宜。次日，馬

福祥到汴，調解石部移防問題，並挽留韓復榘。二十一日，蔣介石接受韓所擬之石部善後辦法，准石免去安徽省政府主席職務，同時任命石兼河南清鄉總指揮；所部立即撤離蚌埠，移駐河南商丘。二十二日，石友三、韓復榘分別電蔣介石，遵令辦理。

第十三路軍石友三部在韓復榘軍掩護下，迅速由安徽蚌埠移防河南商丘。蔣軍隨即北進，接防蚌埠。二十九日，國民政府任命第九軍軍長王金鈺為安徽省政府主席。

至此，石友三事件最終全部解決。

馬鴻逵因在「討唐之役」中有功，於一九三〇年三月九日，被蔣介石任命為第十五路軍總指揮，所部還是原來的六十四師建制，下轄三個步兵旅和一個騎兵旅：

第十五路軍

總指揮馬鴻逵

第六十四師

師長馬鴻逵（兼）

第一九一旅

旅長馬寶林

第一九二旅

旅長李毓英

獨立第一旅

旅長馬全良

騎兵旅

旅長馬騰蛟（後易馬魁生）